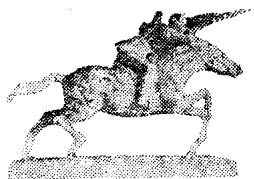


# 狹路相逢勇者勝

《星火燎原》選本之三



《星火燎原》編輯部編

解放軍文藝社出版

## 目 次

横扫七百里 .....	刘亚楼 (1)
抢路 .....	刘 轉 速 (15)
板栗园狙击 .....	贺炳炎 (22)
血战剑门关 .....	屈兴栋 (29)
狼牙山上 .....	宋学义 (39)
笛崗浴血 .....	严雨霖 (49)
青松长蔭馬石山 .....	宫 潤 圃 (59)
“狭路相逢勇者胜” .....	肖永銀 (68)
古龙亭上英雄歌 .....	於文珠 (76)
惠济河北的日日夜夜 .....	廖政国 (84)
血战關家台 .....	赵兴元 (102)
董存瑞 .....	邛 順 义 (117)
密云城头火花飞 .....	范 珍 (130)
千里挺进 .....	李德生 (138)
跨海之战 .....	韓先楚 (147)

## 横扫七百里

刘亚楼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部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迅速分散在广昌、宁都一带发动群众。自从古田会议以来，我军进一步发扬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优良传统，在一九三〇年赤化赣南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现在，趁着反“围剿”大胜的声威和敌人下一次“围剿”尚未到来之际，我军抓紧时机，全力投入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工作。仅仅三个月，就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的广大游击区和白区，迅速发动了数十万群众，组织了地方武装，建立了红色政权。

根据地越来越大了，整个江西南部好象怒放的山茶花，红艳艳的，光彩夺目。这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眼中钉。

不久，敌人方面就又出现了向我发动新进攻的征候。毛泽东同志周密地分析了敌人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情况，判断敌人正在准备着一个新的进攻，决定我分散发动群众的主力部队，迅速向苏区集结，以便进行粉碎

另一次“围剿”的准备工作。这时，整个中央苏区已划分为十个游击区，并统一组成了五路赤卫大军。为了掩护主力集结，各路赤卫军、县区的独立团、警卫营连等地方武装以及各地的少先队，一齐动员起来，向云集苏区边境的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搞得敌人懵头转向，日夜不安。就在这声势浩大、活跃非常的群众武装的掩护下，我主力部队迅速完成了集结，加紧整顿训练，养精蓄锐，准备痛歼来犯之敌。

果然，蒋介石贼心不死。一九三一年二月，又纠集了二十万大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向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敌人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的建宁，构成弧形阵线，压向苏区。经过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敌人也长了一点见识，不敢长驱直入了。它们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推进到富田、东韶、广昌一线之后，便筑起坚固工事，蹲在“乌龟壳”里摇旗呐喊，不敢前进一步，想引诱红军脱离根据地，前去攻坚。

敌人这么一来，一些同志沉不住气了。有的说：“敌人既然修了坚固的工事，就不会再前进了。哪能那么傻，吃了大亏还来！”有的说：“要打仗就得勇往直前，干革命就得敢于进攻。有坚就攻坚嘛！怕什么！”但是，毛泽东同志既不为敌人的诡计所迷惑，也拒绝某些同志性急快打的建议，他胸中自有神机妙算。

毛泽东同志的神机妙算是什么呢？他分析敌人全部

是蔣介石非嫡系部队，内部不統一，除了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孙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朱紹良的第八路軍以外，其余都較弱。王金鈺的第五路軍从北方新到，害怕紅軍，而且不习惯山地作战。郭华宗、郝梦麟两师也大体相同。紅軍則經過四个月的养精蓄銳，兵强馬壯，以逸待劳。面对这样的敌我形势，虽然我們还是要先进行战略退却，然后再由战略防御轉入战略进攻，但是退却終点已經不需要象第一次反“围剿”那样选在根据地中部，而是选在根据地前部——泰和县的东固一带。当时敌人最右翼是王金鈺部，由西向东依次是孙連仲、朱紹良部。蔡廷鍇部則駐在兴国。毛泽东同志权衡了全局，决定由西向东打，第一仗先打王金鈺，以便一胜而震撼全綫，然后从敌人后方联络綫上猛力横扫过去。这样，战役结束后，就可以在閩贛边境扩大根据地，征集資財，为打破下次“围剿”进行准备工作。如果由东向西打，打到贛江东岸，战役结束后会沒有发展余地；打完再东轉，又劳师費时，会貽誤良机。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經驗时指出：“初战的計劃必須是全战役計劃的有机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战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軍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結果不見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据双方全局，仔細地切实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在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考虑好了全战役计划以后，决定将部队摆在根据地前沿东固一带，占据有利地形，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然后出击。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而又持重的部署。当时有些同志还不能马上理解，他们担心“离敌人这样近，会不会走漏消息？”“敌人不出来怎么办？”但是毛泽东同志决心毫不动摇，他判定敌人是一定要继续前进的。如果敌人不出来，我们就要想办法迫使它出来，让它离开工事再打。一定要让敌来就我，而不要我去就敌。他坚信，依靠根据地群众严密封锁消息，依靠红军坚守军事秘密，就可以把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做到毫不走漏风声。为了伺机破敌、首歼王金钰，打下赢得全局胜利的基础，红军就在这里隐蔽了下来，迫敌而居。

东固一带四面环山，其西北方向之九层岭、观音崖尤为险峻峭拔。越过这几座高岭向北，就是富田。红军在四周山上构筑了工事，准备敌人一进来，就在这个山坳里聚而歼之。地方党和群众武装也全部动员起来，严密封锁消息，协助红军盘查行人。不管白天黑夜、阴雨晴晦，每一条路口都有暗哨，每一座山头都有人巡逻，东固山区好象围上了铜墙铁壁，一丝风也不透。部队很好地隐蔽在深谷丛林里，充满着热烈而镇定的情绪，进行紧张而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21页。

秩序的工作：上政治課、軍事課、擦槍、練武。那時，練兵主要有兩項，一是練瞄準，一是搶山頭。在山地作戰，搶山頭對贏得勝利有很大作用。當前的敵人是北方部隊，爬山不快，紅軍部隊練好了這個戰術動作，就會更有把握地消滅敵人。所以不管機關、連隊，天天都練爬山。每天清早起來，連長、指導員就帶着戰士朝山頭跑去；跑到山頂，才回來吃早飯。

這時，已是四、五月間，插秧季節，農事正忙。可是，村里的青壯年大多外出擔任巡邏、放哨、偵察、運輸等工作去了，剩下的都是些老年人、婦女和小孩。我軍雖然正在備戰，但是幫助群眾勞動生產，是紅軍的優良傳統，部隊都分散到各村幫助老鄉挑水打柴，耕地插秧。第一次反“圍剿”就是在這一帶打的，老百姓親眼見過紅軍殲滅敵人的雄偉場面，這次聽說我軍又要在這里殲敵，情緒更為高漲。他們見我三萬大軍雲集這一塊地區，糧草物資供應十分困難，便把自己的糧食全部接濟了部隊，並且紛紛去中心區幫部隊運糧。即使這樣，部隊吃飯還成問題。上級提出艱苦奮鬥、精簡節約的號召，減餐和停發菜金。部隊熱烈響應，操課之餘，大家上山打竹筍、挖野菜，下水摸螺螄、捉泥鰍，自己解決吃菜問題。許多戰士把自己長期節約積下來的幾塊錢全部交給公家作伙食費。辦公費也縮減到最低限度，一個師部只准點兩盞馬燈；一張紙要用四遍（鉛筆寫一遍、墨筆寫一遍、正面寫一遍、反面寫一遍）；開個收條，只有手指那麼大。紅軍和群眾完全象一

家人，同甘共苦，互相关怀照应。有一天，有一个单位看见駐地的老乡們要出发运粮，为了使老乡吃飽飯好运粮，便把本单位煮好的飯菜让給老乡吃了，自己情願餓肚子。

吃苦，对于紅軍來說，本来是家常便飯，餓了，喝点水，紧一紧褲带，也就挺过去了，誰也沒有把它当回事。可是，現在看着敌人，却打不上仗，在这山沟沟里，一蹲就是十天二十天，心里真有点火燎火燒的。传令班的那些小鬼們老是在作战參謀身前身后轉，纏着他，探問消息；電話鈴一响，他們就赶过来，擦擦桌子呀，拾掇文件呀，其实一个个耳朵豎得老高，想听得一点出发打仗的消息。不过，急是急，大家的認識比起第一次反“围剿”来，却是大有提高了。沒事时，干部們常到传令班去聊天。

“敌人不出来，你們急不急呀？”

“不急！不急！”小鬼們像被揭着了短处一样，急急忙忙地声辯。

有一个小号兵插嘴說：“誰說不急？我就急了！在这里一住二十天，心也好象沒个地方攔得下；再老这么蔭蔽着不打，我这号也快吹不响了！”

其他同志听了，急忙反駁說：“毛政委說过，一定要等敌人脫离陣地，从运动中去消灭它，不是去攻坚。第一次反‘围剿’不就是这么打的么？”他們早已把这条取胜的法宝，背得滾瓜烂熟。看来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針确实已經深入大家的心坎了，而这正是一切重要东西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这时，忽然接到方面軍总司令部的通报：敌蔡廷鍇十九路軍已經从兴国的龙岡头、江背洞之綫向北移动，前哨已到达城岡，威胁着我軍的左翼；敌郭华宗师已从水南向南进到上坊、南坪、白富，有进窥东固的模样，直接威胁着我軍的右翼，与蔡敌对称，形成箝击之势。如果我們繼續执行原定作战方案，攻击富田出动的敌人，就必须穿过蔡、郭两敌之間仅仅五十里的空隙，形势十分严重。当时有人怀疑这种打法，认为这样做太冒险，容易走漏消息和遭到敌人夹击，說这簡直是钻“牛角尖”。毛泽东同志认为，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的变化，坚持預定的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我們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紅軍，完全可以把消息封鎖住；两翼之敌虽然迫近，但他們各怀鬼胎，只图保存实力，不会尽力相助，只要我們蔭蔽得好，出战突然、坚决、果敢，是完全可以实现預定方案的。因此，决定原来的打法不变，同时派七师及三十五师一个团在楓边、城岡、方太、崇賢一带，阻止敌十九路軍前进，又命三十五师一个团在潭头附近箝制白沙、白富方向的敌人。

紅軍象一只斂威屏息的猛虎，雄踞于东固山区，巍然不动，等待着足以致敌死命的一扑！

这是一场意志力的决赛，敌人在这场决赛中失败了。紅軍等了二十五天，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不仅沒有走漏消息，而且达到了迫敌就我的要求，白軍忍耐不住，终于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摆布。五月十三日，敌人从富田的龟

壳里探出了脑袋，分三路向东固前进，送上来挨打；中路是王金钰直轄的四十七师，已通过了九层岭，到达箸龙坑至万寿宮之綫；右路是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到达了山坑、中洞。

一听到敌人出动的消息，全軍欢呼，齐声贊揚毛泽东同志真是料敌如神，指揮若定。这时，厉兵秣馬前后达四月之久的紅軍，象离弦的箭，突然以銳不可当之势，钻过蔡廷鍇、郭华宗两敌之間的所謂“牛角尖”，朝脱离巢穴的正面敌人猛扑过去：

我們紅四軍及紅三軍担任正面，攻击九层岭、观音崖的敌人；紅三軍团为左路軍，經固陂向富田方向攻击前进；紅十二軍为右路軍，在大山坳一带，牵制上坊、罗坊、潭头的敌人。

九层岭、观音崖怪石崢嶸，悬崖陡峭，易守难攻。敌人已先我到达，占領了这两座山头。夺取这两个制高点，是解决战斗的关键。于是，軍部命令部队乘敌立足未稳，立刻发动强攻。

这是十六日午后二时。紅四軍担任夺取九层岭的任务。太阳晒得石头发燙，草木丛生的山地里，分外悶热。战士们一手提枪，一手援附着石块、草木，艰难地向山頂攀登。山高且陡，动作不快，加上敌人麇集山头，火力密集，手榴弹四处滾炸，黑烟翻騰，山石崩飞，不少同志被击中滾跌下来，攻势被挫。指揮員們身先士卒，帶領着战士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嘹亮急促的冲锋号声，直冲云霄。

十一师政委罗瑞卿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率领部队冲锋时负了重伤的。可是，敌人拚命抵抗，作垂死挣扎。眼看只是猛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敌人在我各次冲锋的空隙中继续修筑工事。绝不让敌人的工事修成，绝不让离开了“乌龟壳”的敌人再缩进“乌龟壳”去。师部决定立即集中全师迫击炮向这个山头实行集中射击。敌人工事还没有修成，加上人员非常密集，红军这一顿炮击发挥了最大威力，直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不知所措。

红军战士们一跃而起，不等炮击停止，立即开始冲锋。敌人被炮打昏了，没提防红军战士突然冲到他们面前，在这次猛烈突击之下很快垮了下去。我军占领制高点后，好象神兵天降，直朝山下压去。敌人那些北方来的兵，山路跑不快，被红军赶得到处乱窜乱躲，有的和石头一起跌跌滚滚，小树被压倒了，枝头上挂着扯烂的布片，枪支弹药遍地都是，满耳是一片“缴枪！缴枪！”的哭喊声。红军乘胜猛追，直指富田。

三军团也在中洞把敌公秉藩的二十八师打垮，残余敌人向东溃散。当我们四军由九层岭向下俯冲时，远远看见三军团的战士们漫山盖野地追击过来。我们四军也同声呐喊，向下猛压，无数面红旗一齐挥舞，无数支军号一齐吹动，那股声势简直象山洪暴发。这两师敌人撞在一起更加混乱，象被围猎的獐狐鹿兔，互相挤轧践踏，不多会就被全部歼灭。战士们押着成群的俘虏，解往东固集中。

“牛角尖”終究钻通了。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我軍又旗开得胜，歼灭了敌人一个整师，敌师长公秉藩本来也俘虏过来了。但他很狡猾，知道紅軍寬待俘虏，便混在士兵群里，領了三块銀元逃跑了。可是从繳获的公秉藩的文件担子里，查出了他的私章。后来，这私章在第一次工农兵苏維埃代表大会胜利品展覽館里展出，紅軍战士为这位丢盔弃甲、化装偷跑、連官印也丢了“师长”，写了一首打油詩：

万人出发一人回，  
“剿赤”收場悔不該；  
提笔起呈心猛省，  
叫人快刻私章来。

战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預計发展，我軍迅速轉入进攻阶段，从富田向东，奋力横扫。一路經過的市鎮，都是敌人的后方补給站，大批弹药、白面、大米，原封不动地堆放在房子里，蔣介石这个运输队长真干得不坏。

第二天，下起雨来，山路溼滑，一不小心就摔跤。这时候，又传来郝梦麟师連夜窜回永丰城的消息，大家一听又喜又急，只叫“別再走了郭华宗！”顾不得坡陡路滑，一股劲向前奔，跌倒了，爬起来又跑，个个弄得渾身都是泥。传令班的小鬼們一个个滿脸泥水，只露着一对骨碌碌的眼睛。遇到下山路，他們抱着枪，身子一挫，嗤溜一下就滑了下去。后来許多战士也都照他們这样干，行軍速度

更快了。大家乐得直嚷：“老天給我們加油啦！”

赶了两天到了水南。十九日大早，矛头指向白沙。走沒多远，就听到南面一片枪声。小鬼們蹦蹦跳跳着叫道：“有門儿啦，拖住后腿啦！”果然，传令兵喘吁吁地赶來，郭华宗刚想逃跑，已經被我們截住，全軍立刻投入攻击，师部命令赶快占領大路右側山岭綫。

雨过初晴，太阳照射着湿漉漉的山林，熠熠耀眼，大地显得更加清新可爱。大家脚底象駕了清风，攀緣騰跃，跨峰越壑，霎眼間已經高踞岭头了。朝前面山下大路一望，只見敵軍狼狽潰退，人馬混杂，一片黃糊糊的人流正滿山滿谷地向東涌去。

部队迅速在山岭綫上展开。这时，正面阻击的我軍，正卡在山口上。他們朝敵群中发射了第一发迫击炮弹，一声爆炸好象擂起战鼓，頓時兩側山头紅旗高举，軍号齐鳴，手榴弹象一陣铁雹，炸得黑烟翻騰。紅軍战士們排空而下，杀声震天。敌人有的頑抗，有的四处乱窜。紅軍战士象虎入羊群，左刺右劈，橫冲直撞。

这时候，突然一个白軍士兵从岩石后面钻出来，慢吞吞地走过来，把枪往地上一擲，笑嘻嘻地說：“喏，繳枪了！”說着，拿出杆烟袋，挖了一斗烟，向站在石头上的指揮員們手上递。大家被他这一下搞楞了，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接。他見沒有人接，便擦着了火柴，嗤啦嗤啦地自己抽起来，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好象这里不是枪炮轰鸣、刀光劍影的戰場。他好象來到熟朋友面前，又好像

做完了一件事回到了家里。

一个传令兵去問他：“你繳枪这么爽快呀，不怕紅軍？”

“怕什么！”他慢吞吞地說道，“我本来是張輝瓚十八师的兵，去年腊月底在龍岡被你們俘虜过。我筋沒有少一根，皮沒有少一寸，你們还給了三块銀元让我回家。誰知道半路上又被四十三师抓来啦。一打仗，我就四处瞅机会，想点子往这边跑。”

原来他是第一次反“围剿”放回的俘虜。記得战前毛澤东同志分析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条件时，曾特別提了一条：經過第一次反“围剿”，苏区軍民有了胜利的經驗，敌人也有了失败的經驗。看到眼前这一事实，想起了毛澤东同志的指示，大家不禁相視大笑。

这时，枪声逐渐稀疏，战斗已經結束，战士们正在滿山滿谷搜索俘虜，赤卫队员們忙着打扫战场，轉运伤员，处理敌人的尸体。这一仗真是打得干脆、痛快，敌人一个师就这样报銷了。我們还繳到了两門山炮。各处来的赤卫队、少先队，还有躲在山里的老大娘，紛紛跑来看炮，到处笑声飞揚。

打了富田和白沙两仗，全局勝負已分。但我軍毫未停頓，紧接着又在中村消灭了高树勛二十七师的一个旅，剩下的敌人已經变成惊弓之鳥，全綫后撤了！孙連仲殘部二十三日退出东韶，向宜黃逃跑；朱紹良部三个师經广昌向南丰逃走；毛炳文、許克祥和胡祖玉等师也在后撤。

我軍馬不停蹄，日夜向东急进。战士們十分疲劳，許多同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扑通跌在路旁，还在打呼嚕。伙夫挑着担子只能攆部队，沒有空隙停下来做飯，眼看着一路上敌人后方补給綫給我們“补給”的大批大米、白面和副食品，却顾不上吃。还好，地方党动员群众做好飯摆在大路旁，战士們半睡半醒地边走边吃。遍地枪支弹药和軍用器材，也只好留給游击队去打掃清理。接近目的地，一听说敌人又跑了，战士們抖擞精神，撒开两腿又向前赶。公路上尽是稀烂的黃泥，大家顾不得摔跤，爭先恐后，不太寬闊的公路上，排成十几路队伍向前直涌。

五月二十七日，大軍直逼广昌城下。敌人凭着城外山头坚固的工事，企图堵住紅軍，掩护主力撤退。这时，雨还在淅淅瀝瀝地下，我軍毫不迟延，立即冒雨向这些山头发起攻击，敌人阻击的火力也很猛烈，每一个山头都要經過反复爭夺，因此打了整整一天，才把城外的敌人驅逐干淨，而我們也伤亡了不少同志。

广昌城东北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我們部队占領外围工事后，就远远看見敌人的火食担子、騾馬輜重正在通过木桥向北撤退，人馬被挤得紛紛落水。可惜的是我軍的迫击炮弹已經用完了，而机枪射程又够不到，不然，用火把这桥一封鎖，敌人的退路就可以截断了。指揮員們站在工事頂上了望，一个个直拍腿叹气。

当晚，我們乘胜攻克了广昌城，歼灭了一部分敌人。在这里又繳获了不少弹药物資，衣服、罐頭、紙烟样样俱

全。这一仗，只消灭了胡祖玉师一个团，我军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起前三仗来，便宜不大。

以后红军就分兵两路：红四军北上南丰，追击许克祥、毛炳文；总部率领三军团继续向东，打福建的建宁。

红军到达建宁附近，便从城背后发起攻击，下午三点钟，又以一师从建宁河下游渡河，迂回到建宁城前面，进行包抄。战斗到下午六时左右，胜利结束，全歼守敌刘和鼎师。这一仗敌我比例是：敌人七千，红军一万。可见毛泽东同志对于集中兵力的原则，也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后来指出：“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sup>①</sup>，“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sup>②</sup>。那时敌人处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士气沮丧，战斗力大减，红军则锋不可犯，锐不可当。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军挟破竹之势，以一万乘胜之师，对七千惶駭之众，也就成了完全的优势了。

我军从敌人后方补给线上，横扫七百里，十五天打了五仗，消灭敌人三万多，缴枪两万多支，敌人全线崩溃。蒋介石经营数月的第二次“围剿”，就这样被红军痛快淋漓地、彻底地粉碎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敌人就发动了两次“围剿”，红军也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后来总结打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7页。

② 同上。



破“围剿”的规律时指出，“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他说：“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sup>①</sup>

战役结束后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仗还未打响就已经考虑好了。反“围剿”一结束，部队便立即按照预定计划就地分散在建宁、南丰、黎川一带新区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创建根据地。苏区又扩大了。在敌人发起下一次“围剿”之前，红军又抓紧时间，进行准备。

第二次反“围剿”中迫敌就我、向东横扫的方针之完全成功，使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更进一步地对毛泽东同志这种高瞻远瞩、通观全局的深远眼光和战略思想，大胆持重、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敬佩万分，深深为我们能有这样伟大的天才统帅感到自豪和幸福！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页。